



# 殘蝕的愛情

● 王弼福

很多人看了《斷背山》之後很感動，說這是個「真愛故事」。我有好些朋友都是婚外情受害人，其中一位在離婚兩年後才知道兒子不是自己親生的，又有一位根本是電影中艾瑪 (Emma) 的翻版，與丈夫分居多時，但未簽紙，親人不知就裡，她也有口難言。我不知道這些朋友聽見別人這樣歌頌一段長達二十年的婚外情，心裡會有多難受。在「真愛」面前，婚姻與家庭彷彿都變得微不足道，統統都該讓路！

在一九四三年的《北非諜影》中，英格烈褒曼飾演反納粹的革命領袖的妻子，與丈夫在卡薩布蘭卡中正設法逃往里斯本，繼續革命事業，卻重遇她的舊情人堪富利保加，兩人愛火重燃。英格烈褒曼跟他相約好，先助丈夫逃亡，自己則留下來與他再續前緣，怎料抵達機場後，堪富利保加卻要她跟丈夫一同上機。英格烈褒曼大惑不解，對方說：「如果他上了機而妳留下，妳會後悔的。也許不是今天，也許不是明天，但很快，並且一生之久。……有一天妳會明白的。」

在這個故事中，愛情不是被犧牲了，而是被昇華了。愛是什麼？愛是為對方著想，不要讓對方做出後悔終生的事情。愛是偉大的，但不是「大晒」，人生的確有某些事情比個人的愛情更重要。這時候，我們要學習將愛藏於心底，藏於永恆，轉化成另一種能量。堪富利保加因著愛的重燃，同時重燃起他反納粹的鬥心。真正的愛，是整體生命的提升，而非陷溺。

可惜的是，早有論者指出，荷李活近年已拍不出偉大的愛情電影了，因為歐美那種極端自由的風氣，使到戀愛太自由之餘，也變得太廉價了。《北非諜影》式的愛情，放在今時今日的歐美社會，已經變得不搭調，觀眾也不一定那麼有共鳴。

一九九六年的《別問我是誰》(The English Patient) 囊括了九項奧斯卡獎項包括最佳影片，同樣講述一段發生在二次大戰的愛情，但這回男主角主動勾引別人的妻子，最終為了拯救對方，將一幅有軍事用途的地圖交給了德國人，但對方最終還是死去了。這個故事雖然淒美，但為了成就他們的愛情，女主角背叛自己的丈夫，男主角則出賣盟軍，這間接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生靈呢？這樣的愛情，偉大在什麼地方？

愛情是要付代價的，但這個代價不應由無辜者來擔償！現在的觀眾，大概認為愈悽慘愈遺憾愈痛苦愈錯誤愈悔疚的，就愈是動人。然而，我想請大家在為這些淒美無奈的故事潸然淚下的同時，將你的眼光放遠一點，看看這種愛情如何殘蝕當事人的生命，如何殘蝕那些關愛他們的人，以及如何殘蝕那些可能完全無辜的人。而這一切，真是如此宿命地無可避免的嗎？

(作者為區聯會編輯)

# 福音戒賭，教會做得到

● 蕭如發牧師



「黑暗入了世界，罪惡千奇百怪，黃賭毒有得戒，耶穌開你眼界。」五年前參與了明光社事奉——反對賭波合法化，認識到賭博禍害之深與廣。神呼召回應賭徒的需要，於是基蔭堂在四年前成立戒賭團契，一切由「零」開始，沒有經驗，沒有資源。但今日團契每星期有近百人聚會，數算過去一切都是「靈」的開始。

為什麼說是「靈」的開始，首先我個人開始參與時，很清楚是聖靈的感動，不是一時衝動。其次，過去基蔭堂有兩位執事曾是吸毒者，其中一位現在更成為宣道會的傳道同工，這豈不是見證了福音的大能，聖靈的工作嗎？！

戒賭團契不但有戒賭家庭，還有人戒毒、戒酒，當然九成是戒賭的。回望過去，我們憑什麼做戒賭事工？我們用什麼方式、模式、學識？坦白的說，我們真的「無招無式」；如果有，也只是「一招兩式」。

「第一招」就是向賭徒及其家人表明：我們是靠福音戒賭的。我們所有團友都是靠耶穌治癒的，沒有耶穌，賭徒就很難改變；信靠耶穌，賭徒及其家人便可以重見希望、重建關係。以西結書第三十七章的信息使我們更清楚：神的靈與神的話能使生命復活、枯骨復甦。

「兩式」的「第一識」是對賭禍的認識。心理輔導對病態賭徒的成因，有很多分析、解



釋；但福音戒賭最重要是表明：賭癮最核心的問題(賭根)是來自黑暗；魔鬼可以是心魔。「盜賊來無非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」(約十10上)，這盜賊以賭來破壞生命、家庭及一切，所以沒有真理、沒有聖靈的能力，又怎能勝過呢？賭徒最大的困苦是罪債，這罪債惟有耶穌才能除去，並且須穿上全副軍裝才能敵擋魔鬼的詭計。

「第二識」是對耶穌的認識。耶穌說：「我來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」(約十10下)我們的口號是：「向神順服，與人和睦，聖經熟讀，戒賭除毒。」耶穌真是叫我們大開眼界，什麼癮頭都可以幫人戒。叫人能戒除罪癮的是耶穌，使人生命、家庭重建的是耶穌；因為神能赦罪、除罪；因為神是愛，使人有愛，困苦不再。一個重建的生命與家庭就能活生生地見證神的豐盛。

當然最重要是「斬賭除根」地徹底悔改更新，這樣除了信靠耶穌，還要在教會建立「肢體」生活，在教會有人「知」有人「睇」，還有比這更好更美的救法嗎？所以教會助人戒賭肯定比一般機構更好，並且倚靠聖靈、以聖經輔導都是我們傳道人駕輕就熟的，其實栽培信徒與賭徒沒有太大的分別。過去我大力推動教會從事戒賭事工，三年來已有三個地方教會建立了戒賭團契，其中兩個是宣道會(屯門盈豐堂，元朗基福堂)。賭博雖然使多人受禍，但耶穌也使多人得救，神得榮耀，萬人得福。

(作者為基蔭堂堂主任)

(歡迎來電查詢或上本堂網頁瀏覽有關戒賭資料：www.kychurch.org.hk)



# 既濟又未濟的成聖觀

● 梁家麟牧師

宣道會的聖潔觀是持平的，既延續改革宗的神學傳統，又糅合了十九世紀聖潔運動的粹粹。

傳統改革宗將成聖定位為基督徒得救以後的生命目標，認定這主要是倫理行為上的完善，要求基督徒的行為為人與所蒙的恩相稱。這是符合聖經的教導的。聖經將倫理行為與屬靈生命連繫起來，無論是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、保羅的聖靈果子的講論，乃至雅各和彼得的應用性教導，都將基督徒的行為表現視作屬靈生命的外顯。沒有可見的果子，就不能聲稱有內裡的屬靈實際，憑果子認出樹來。

行為端正的人不一定都生命純粹，因外邦人也可以有好行為；但行為錯誤的人一定在生命裡出了問題。偶然被過犯所勝是人人都會發生的，惟是我們不能設想一個享受罪中之樂的人，或有可能是屬靈人；沒有「酒肉穿腸過，X X 心中留」這回事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又知道愈是對自己有要求的人，便愈發體會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對主的渴慕愈深，便愈看到自身的虧欠。在別人眼中，他或許已相當不錯，但上帝的絕對要求卻永遠使他自慚形穢，登高山復有高山。沒有人看見上帝的時候不說「禍哉，我滅亡了」、「主啊，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」。吊詭地說，任何自覺道德完善的人，都不可能不是屬靈人，沒有「屬靈驕傲」的可能性。

此外，過分專注於外在行為，視之為屬靈生命的唯一指標，也有可能使我們陷墮至律法主義中，靠聖靈入門，靠肉體成全。即或是行為主義，將某個行為標籤為屬靈或不屬靈，亦有可能變成排他主義，將信徒分門別類，自以為義，這是保羅對倡議守割禮和各種禁戒規條的猶太信徒最主要的指責，而加拉太書亦成了對律法主義和行為主義最嚴厲的批判。

所以，重視倫理行為，正面將之訂定為屬靈追求的一個指標，對付身體的情欲，抵擋罪到流血的地步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是非常必須的；但卻不能本末倒置，視行為達到某個外在標準，便自以為義，自封屬靈人，甚或認為某些行為足以在上帝跟前邀功獲獎，彷彿能靠行為換取救恩。基督徒要有好行為，但不能靠行為；要前瞻性地去罪成聖，但不能回顧性地自我封聖。

基督徒的成聖是既濟又未濟，永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和完全了，「成了」只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宣告。

(作者為建道神學院院長「宣道會的聖潔觀」三之一)